

中國人民廣播 回憶錄

(续集)

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编选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中国人民广播回忆录

ZHONGGUO RENMIN GUANGBO HUIYI LU

续 集

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 编选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中国人民广播回忆录

(续 集)

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 编选

*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出版

海洋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 毫米 32开 12.375印张 字数：266（千）

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册

统一书号：11236·009 定价：2.20元

目 录

毛泽东同志与革命战争年代的人民广播	(1)
周恩来同志在战争年代关怀广播工作的事迹	(16)
廖承志同志与人民广播	(31)
在延安台初创的日子里	毛动之(38)
回忆延安和陕北新华广播电台	温济泽(44)
陕北台杂忆	钱家楣(70)
一篇英语广播稿引起的回忆	魏 琳(81)
永远不能忘记	
——陕北台工作的片断回忆	江 炎(85)
从韩家峪到西长安街	刘 涵(90)
进城前后的这一年	康 善(94)
开国大典实况广播的片断回忆	杨兆麟(105)
回忆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的建立	雷 行(108)
“八·一五”光复后的长春广播	王一知(112)
难忘的岁月 艰苦的历程	董 林(118)
回忆大连广播电台初期的情况	康敏庄(136)
关东广播电台编辑工作的点滴回忆	
.....	潘 非 苏 兰(152)
通化、临江、海龙新华广播电台的变迁	张 东(159)

齐齐哈尔广播电台开播记	洪 涛(165)
延吉新华广播电台回顾	王建颖(171)
回忆在牡丹江广播电台工作的日子	刘 志(183)
回忆邯郸新华广播电台	萧 凡(194)
播音工作的片断回忆	柏 立(205)
西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前前后后	武 英(214)
回忆西北台初期的播音工作	赵 魁(220)

在淮海战役炮火声中诞生的徐州新华广播电台	文 栖(230)
在太原新华广播电台工作的日日夜夜	陈 继(234)
接管“天堂”广播记事	施 芹(241)
回忆杭州解放初期的播音生活	陈 平(254)
汉口广播电台护台斗争记	郭承先(259)
最初的日子	苏 琢(266)
电波传出上海解放的喜讯	邹凡扬(272)
在迎接上海解放的日子里	施燕声(276)
人民的声音响彻华东上空	周新武(280)
在摸索中前进	
——忆福建人民广播电台的初创时期	吴 徒(294)
兰州人民广播电台的创建经过	施致纯(301)
回顾贵阳人民广播电台的建立	张经五(307)
“天府之国”响起了人民广播的声音	武子芳(311)
抄收解放区广播新闻的回忆	钱鲁贤(318)
历史机缘识广播	甘惜分(323)

军事评论家“秦上校”	姜椿芳(329)
收音机的故事	吴 哈(335)
延安广播是海外侨胞心中的灯塔	黄 薇(337)
党把我引上革命路	刘 虹(341)
红色电波鼓舞人们前进	
——回忆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两广纵队支	
社工作片断	钟 紫(347)
我是解放区广播的忠实听众	高士共(351)
一部电台	王宇光(354)
《XNCR》在成都	马识途(359)
黎明之声	
——宁声广播电台抄收陕北广播的回忆	
.....	全一毛(377)
川西的“火炬”	郑 畅(380)
捷报传川南	张洪德(383)
编选后记	(387)

毛泽东同志与革命战争 年代的人民广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年以来，我国的广播、电视事业蓬勃发展，欣欣向荣。一个全国规模的广播电视台网，从中央到基层，从城市到农村，普遍地建立起来了。听广播、看电视已经成为人民生活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我国的广播、电视事业能有今天这样的规模和成就，同毛泽东同志生前的关怀和领导是分不开的。根据近年来访问老一辈广播工作者和查阅有关资料的初步所得，现将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亲切关怀人民广播事业创建和发展的事迹汇编于下。

无线电是革命的“鲁班石”

广播事业是建立在现代无线电通信技术基础上的。没有专门的设备和掌握无线电技术的人才，创办广播电台就无从谈起。早在二十年代末期，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不久，毛泽东同志在创建工农武装队伍的时候，就认识到了无线电技术的重要性，同时注意到了红军缺乏无线电器材的问题。一九二九年冬天，他在起草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案中就曾经指出：无线电是一种进步的通信方法。他提出要注意保护缴

获的无线电台。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之际，在毛泽东、朱德同志的共同关怀下，一九三一年初，中央红军建立起了自己的无线电通信队伍。在接见刚刚组建起来的红军无线电队队长王诤等同志时，毛泽东同志鼓励他们利用自己的无线电技术为工农服务、为革命服务，为红军建立无线电通信而努力工作。他还到第一个无线电训练班讲政治课，勉励年轻的红军战士克服困难，掌握无线电技术的本领。在和通信战士的一次谈话中，为了说明无线电工作的重要性，毛泽东同志讲了一个“鲁班石”的故事。他说，古代有一个地方要修一座石桥，桥身差不多快完工了，只是缺少一块坚固的石头。这块石头十分重要，没有它，桥身就砌不成。后来，大家四处寻找，终于找到了一块合适的石头。传说这块石头是鲁班留下来的。于是，人们就把它叫做“鲁班石”。接着，毛泽东同志说，红军缺少电台，就好比缺了块“鲁班石”。以后红军要大发展，这里要点火种，那里要点火种，一块块被分割的根据地，就要靠无线电从空中架起一座座的桥梁连接起来。他希望通信战士做好无线电工作，保证红军作战的胜利。

在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随着反“围剿”斗争的不断胜利，党和红军的无线电通信事业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红军中的无线电台除了担负通信、侦听任务外，还利用来发布新闻，这就是我党历史上创办的第一个文字广播的通讯社——红色中华通讯社（即今天新华通讯社的前身，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开始对外播发消息）。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党中央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立即着手领导恢复和重建遭到破坏的无线电通信网，

同时恢复了通信材料厂和通信学校，自力更生制造了部分无线电器材，积极培训无线电技术人才。一九四〇年，毛泽东同志为通信材料厂题词：“发展创造力，任何困难可以克服，通讯材料的自制，就是证明。”一九四一年，他又在一个题词中形象地称赞通信战士：“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在党中央、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创建起来的无线电通信事业，为人民广播电台的诞生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和技术条件。

注意接收延安的广播

一九三七年夏天，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党中央、毛泽东同志为了更广泛地宣传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主张，曾经几次提出要在延安建立人民的广播电台。一九四〇年春天，党中央决定成立广播委员会，领导筹建广播电台的艰巨任务。广播委员会以周恩来同志为主席，新华社社长向仲华同志、中央军委三局局长王诤同志等为委员。

三局九分队的无线电技术人员、战士和工人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斗，完成了开凿机房窑洞、改装广播发射机、制造发电设备、架设发射天线等一系列困难、繁重的任务，终于使我党领导下的第一座人民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于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三十日开始播音。当时，延安台的稿件是由新华社提供的。红色的电波冲破敌人的“新闻封锁”，把党中央团结抗日的号召、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胜利战绩传向祖国的四面八方。不久，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一九四一年一月下旬，延安台奉命播出了毛泽东同志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的罪恶行径。这是人民的广播电台第一次播出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

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运用广播电台这一新型宣传工具。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同志在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出版〈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工作的通知》中提出：“各地应注意接收延安的广播”。十天之后，中央书记处在《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对外宣传的指示》中再次强调指出：“各地应经常接收延安新华社的广播，没有收音机的应不惜代价设立之”，并且要求“各地报纸应经常发表新华社的广播”。据一些老同志回忆，这一年夏天，毛泽东同志听说延安台只有唱机但却缺少唱片，就把自己保存的一批唱片送给延安台，并且嘱咐延安台的同志要把广播工作做好。当时，党中央还通报各根据地，要求将收听延安台广播的情况及时汇报，以便改进工作。

延安台由于设备简陋，机器运转不够正常，在断断续续广播了两年多以后，在一九四三年春天因广播发射机发生严重故障而暂时停止了广播。

利用广播及时揭露敌人

一九四五年八月下旬，在抗日战争的胜利声中，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延安的无线电技术人员经过短期的紧张劳动，终于使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恢复了播音。在试验播音的时候，延安台反复播出了由周恩来同志起草、毛泽东同志签发、用朱德总司令名义发布的指示我军迅速反攻的重要命令。

十一月初，毛泽东同志从重庆返回延安不久，冒着初冬的严寒，和刘少奇、任弼时同志等一起来到三局总部所在地

——裴庄视察。这里距离延安十一公里。延安台的发射机房在距离裴庄两公里的盐店子山上，播音室则设在裴庄村内。毛泽东同志在三局听取了王诤同志关于延安台恢复广播的汇报，并且兴致勃勃地利用延安台的设备同远离千里之外的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通了话，对方和毛泽东同志谈话的是刘澜涛同志。毛泽东同志亲切地会见了三局的同志们，并且讲了话。他谈到了通信工作和广播工作的重要性，号召大家提高警惕，准备打仗，准备吃苦，准备对付蒋介石发动的内战。

一九四六年五月，经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批准，新华社实行扩大改组。为延安台提供广播稿件的新华社编辑科的口头广播组扩大为语言广播部，增加了编播人员，编播工作也逐步有了改进。六月，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挑起了全面内战。在此前后，毛泽东同志十分注意根据战局形势的发展变化，利用广播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现在保存下来的当时他给新华社、解放日报社代理社长兼总编辑余光生同志的两封信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五月二十二日，当内战尚未全面爆发之前，他在信中指出：“摩擦消息暂行停止广播。”所谓摩擦即指国民党反动军队的零星挑衅活动。六月三十日，当全面内战爆发之后，为了及时揭露敌人，他在信中就明确提出：“从现时起，凡各地蒋军向我进攻之消息，均请发表，并广播；因蒋口头说停战，实际在作战，我应发表新闻予以揭穿。”

在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延安台的广播正确地宣传了我党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的主张，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独裁卖国、挑起内战的罪行，在国民党统治区引起了广泛的影响。国民党空军上尉飞行员刘善本由于经常收听延安广

播，提高了觉悟，退出了内战漩涡，于一九四六年六月，第一个驾驶飞机起义到达延安。第二天，毛泽东同志就亲切地接见了他。

要保证广播的声音不中断

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全面内战遭到了人民解放军的迎头痛击，损失惨重。从一九四七年三月开始，国民党反动军队把全面进攻改为对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企图挽救他们失败的命运。

为了粉碎胡宗南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进犯，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决定我军主动撤出延安。在转移前夕，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向新华社社长廖承志同志明确提出，延安电台一停播，晋冀鲁豫的电台就接上，保证陕北电台的声音不中断。在此前后，遵照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三局对如何确保我党、我军的无线电通信和广播不中断问题，作了具体、周密的部署和安排。

早在一九四六年冬天，三局经过勘察选址，在延安东北一百八十华里的子长县（瓦窑堡）的山村里筹建了一座战备广播电台。在胡宗南军队开始对延安狂轰滥炸以后，延安台于一九四七年三月中旬秘密转移到瓦窑堡播音，但台名并未改变。三月十九日敌人占领延安以后，延安台改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继续播音，并且向全国宣布，党中央领导机关仍然在陕北指挥着全国的解放战争。陕北台广播一直坚持到三月底。在这以前，晋冀鲁豫解放区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迅速地改装成了一部广播发射机，并于三月三十日起正式接替了陕北的广播。人民的声音从太行山麓传向长城内外、大江南

北，使得敌人妄图掐断人民喉舌的阴谋一次又一次地遭到破产。

党中央、毛泽东同志转战陕北期间，虽然和陕北台远隔千里，但是陕北台的工作却不断得到毛泽东同志的关怀和指导。当时陕北台广播的关于战局的评论和消息，有不少是经过毛泽东同志审阅、修改，然后用电报发到太行的。毛泽东同志在陕北期间，随军带有干电池收音机。他经常和周恩来同志等一起收听陕北台的广播。据当年跟随毛泽东同志的警卫员阎长林同志回忆，有一次在收听了关于蟠龙大捷和真武洞祝捷大会的消息之后，毛泽东同志热情地称赞了陕北台女播音员义正词严、爱憎分明的播音风格，并且说：这样的播音员要多培养几个。他还亲切、生动地给陕北老乡和警卫员们讲解收音机的原理，告诉警卫员收听广播是学习的一个好办法。当嘉奖陕北台的播音员的电报传到太行的时候，陕北台的工作人员深受鼓舞。在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关怀下，人民的广播越办越好，真理的声音越传越远，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听众，把陕北台的广播看作是“茫茫黑夜的灯塔”。

纠正土改广播中的“左”倾错误

陕北台在太行时期，从一九四七年三月底到一九四八年五月，坚持广播一年多的时间。这个阶段正是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并不断取得重大胜利的重要时刻。

新华社和陕北台在这一时期的宣传工作中，正确地反映和指导了解放战争、土地改革、整党、生产、支援前线等伟大斗争，帮助这些斗争取得了伟大的成绩。毛泽东同志在一

一九四八年二月为中共中央写的党内指示《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一文中，在充分肯定宣传工作中的主要方面的同时，也严肃地指出了土改宣传中一度存在的“左”倾错误，并且批评了陕北台。三月初，陕北台编辑部即新华社语言广播部遵照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检查了从一九四七年十月到一九四八年二月间的广播稿件中存在的不同程度的“左”倾错误和缺点，重新确定了关于土地改革和新解放城市的宣传方针。在这之后，为了具体指导土地改革的宣传，毛泽东同志于三月九日在给胡乔木同志的批示中，要求及时播发山西崞县土改的好经验，并且特别强调“发出，广播及登报，时间愈快愈好”。

三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离开陕北东渡黄河，来到了晋绥解放区的首府所在地兴县。四月二日，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他在谈话中指明了报刊、广播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所担负的重要任务。毛泽东同志说：“有关土地改革的各项政策，都应当在报上发表，在电台广播，使广大群众都能知道。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毛泽东同志的这篇重要谈话，是广播工作者必读的重要文献之一。

党中央、毛泽东同志进驻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之际，遵照中央指示，新华社和陕北台也由太行北上，并于五月二十三日起开始在平山播音。从这时候起，新华社和陕北台又回到了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身边。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同志起草了《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一文，并且亲笔批示：“新华社广播（文字及口头，但不发英

文广播），在一切报纸上边发表。注意不要译错及发错。此件派人送新华社。”五月三十一日，陕北台播出这篇重要文件的时候，编辑部主任温济泽同志指定由男播音员齐越同志播出，并且在稿件前注明：“毛主席指示：此文件不要播错一个字。”当天晚上，陕北台一字不错地顺利播出，胜利地完成了毛泽东同志交付的任务。

在平山时期，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加强包括广播在内的宣传工作中的组织性和纪律性问题，作了多次重要指示。他强调提出，新华社和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这对于培养和提高新闻干部的素质，起了重要的作用，为迎接新的历史时期的繁重任务做了重要的准备。

撰写瓦解敌军的广播稿

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领导中国人民的武装斗争中，十分重视对敌军的政治宣传工作。早在抗日战争初期，他就说过：“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他把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作为我军政治工作三个基本原则之一，并且有预见性地指出：这项工作“将来必定会有成效的”。一九四五年底，毛泽东同志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即将发动大规模的内战强调指出：必须“由我军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公开的广大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以瓦解国民党内战军的战斗意志”，并且要求各地“设置专门部门，调派大批干部，专心致志，从事此项工作”。在解放战争时期，延安（陕北）台和其他解放区的一些广播电台根据上述指示的精神，都相继办起了以国民党官兵为宣传对象的《对国民党军广播》节目。这类节目的主要内容是宣传我党、我军对时局

的主张和宽待俘虏的政策，报道战局发展的真实情况，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对于配合我军在战场上的军事斗争，瓦解和分化敌军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解放战争的不少重大战役中，毛泽东同志不但运筹帷幄，部署作战，而且撰写和修改了许多重要的消息、社论、述评和发言人谈话等，这些都是当年延安(陕北)台广播的重要内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同志还撰写和修改过不少瓦解敌军的重要广播稿。

在继辽沈战役之后的第二次战略决战——淮海战役中，当国民党军黄伯韬兵团被我军层层包围后，我前线部队曾发电报给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同志，要求“请告新华社即向被我军包围之黄兵团进行劝降广播”。毛泽东同志看到电报后立即批示：“请对黄伯韬兵团写劝降口播，能每夜广播一次，明日多播几次为好。”陕北台遵照上述指示，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中旬反复播出了敦促黄伯韬等放下武器的广播稿。黄伯韬顽抗到底，拒不投降，被我军击毙。在战役的第二阶段，毛泽东同志指导陕北台连续播出了五篇广播稿，其中有两篇讲话稿，是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一天内写成的。第一篇题为《人民解放军总部向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另一篇题为《刘伯承陈毅两将军向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第一篇原是陕北台编辑起草的，毛泽东同志作了很大修改，实际上是重新写了。²第二篇则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写的。弥足珍贵的是，这两篇广播原稿，都保存下来了，使我们今天还能够看到毛泽东同志那潇洒的笔迹。为了更有针对性地做好分化瓦解敌军的广播宣传工作，毛泽东同志于当天又草拟了一个电报给刘伯承、陈毅、邓小

平同志，请他们“描述一些黄维兵团在战场上的具体情况，以便写口语广播”。第二天，也就是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同志收到了刘伯承、陈毅和邓小平同志联名打来的电报，电报从六个方面具体描述了黄维兵团的狼狈处境。毛泽东同志立即在电报上批示：“请根据此材料用人民解放军总部名义制定广播词，于明日广播。”二十九日，陕北台就播出了《人民解放军总部再向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在这以后，又相继播出了《人民解放军总部给黄维兵团的最后警告》（十二月二日）、《刘伯承、陈毅将军给黄维的命令》（十二月十二日），这三篇广播稿也都经过毛泽东同志的审阅和修改。黄维拒不投降，最后被我军俘获。在战役的第三阶段，最后围歼杜聿明总部和邱清泉、李弥兵团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又为中原、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写了题为《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广播稿，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结束后、第三阶段开始之前，由陕北台反复播出。毛泽东同志撰写的上述广播稿和陕北台播出的其他有关解放战争的消息和评论，都及时地配合了我军在前线的作战，对于分化瓦解被围的敌军，敦促他们放下武器起了积极的作用。当年黄维兵团的一个军长在回忆被围困期间收听我广播的心情时说，他们最头痛共产党的广播，听了以后惊心动魄、四面楚歌。他认为利用广播对国民党军队开展政治攻势，收到了很大的效果。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旬到一九四九年一月上旬，陕北台反复播出《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期间，被我军层层包围的国民党军官兵放下武器的就达一万四千多人，为我军最后全歼敌人，胜利结束淮海战役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毛泽东同志撰写的对敌军广播稿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战